



你好，平凹先生

(散文) ● 杜沛青

平凹先生那样对商州(广而言之对华夏)充满感情的,有欣赏先生那独有的凝炼、犀利、纯厚、幽默文笔的人,也有爱先生笔下神奇的山水、人物并为之着魔的人,而我们所注目的,是这一切的全部!他的为人,他的文字,他的书法,他笔下的人物,包括他生活过的商州,这一切都吸引着我,影响着我。

单说商州吧!也就是国庆节期间我的商州行。

朋友在丹凤县竹林关社教,邀我领略陕南风光,竹林关在平凹先生的书中多有记述,它连接陕、鄂、豫三省,滔滔丹江在这里纳下支流,银花河后飘向东南,河堤上散布着片片金黄的成熟稻田,郁郁青青的山脚下,刷得雪白房子错落有致的耸立着,房前是青爽洁净的石板街,碑绿的菜畦连着石板街和稻田,好一幅陕南风光图画!活脱脱平凹先生笔下的商州小镇轮廓!街上走动的姑娘小伙,摆摊卖板栗、毛桃的老汉老婆,河边捶布洗衣的媳妇,河里戏水捉蟹的孩子,还有“吭哧吭哧”背柴的精壮汉子,这一切,都让我流连忘返,乐而忘归,不知自己究竟是徜徉在竹林关,还是又沉浸在先生的文章里。

房东致敏哥,从二里外的河滩掰回鲜嫩的玉米棒烧给我吃,吃得我满嘴黑焦;嫂子专门去山上背了趟红薯,碾了新糝子熬成浓浓的糊汤,撑得我直不起腰只打饱嗝;刚出场的稻谷碾成的米饭,再来几碗碗底埋着腊肉的热菜,让我馋得直咽口水;街上行人,认识不认识的都热情招呼,让我象回到故里;这纯厚的风土,浓浓的乡情,包围得我不忍离去,不觉寂落,只感亲切!

临走的那天晚上,嫂子装好新米执意让我带回西安,我无法拒绝却眼眶湿润:谁不知商洛地方粮缺,米是最好的礼物!就是这被列为全国重点扶贫县,经济刚刚起步的丹凤,却还为南方遭受水灾省区送去几十万斤大豆和土豆,我理解了,南京雨花台区为何选中了丹凤结为友好区县支援她发展!黎明时,我把米放在房东的灶后,悄悄走了,带走的,是陕南人这诚挚的情意。

“来了!来了!”人群欢呼着拥向前方,只见平凹先生身披浅灰色大衣,迈着稳健的步伐向人群走来,是他!是他导引我认识向往商州,商州行使我更敬重先生的文学之神奇和情感之凝重,看着他为读者签名的专注神情,我的眼睛模糊了,真想对他说:你好,平凹先生!

日暇无事,喜欢翻翻资料。无意间翻到“慾”字,据史料载,“慾”与“欲”曾是通用的。那为何现今只见“欲”而不见“慾”了呢?原来是为了简化,便也就省了“心”了。心则官之思,既然无“心”了,便可以以为所欲为。

“欲”者欲望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七情六欲。凡人均有欲,什么食欲、物欲、情欲、性欲、贪欲、占欲、权欲、官欲,无所不有。以至生出欲取姑与、欲益反损、欲罢不能、欲速不达、欲盖弥彰、欲壑难填等许多成语。由于世间到处都有“欲”,又太多太盛,便引出许许多多惊悚离奇的故事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云南泸西县发生过两名干部在上司面前欲吹欲拍,用公款大吃大喝中,因酒醉跌进粪坑淹死的事件。时隔六年,1991年12月1日,同是云南泸西县又爆出一则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丑闻。也是当地的官儿们欲博上头的官儿们一笑,命令小姐赵丽琼殷勤侍奉。谁知斤半烈酒灌肚,赵小姐便去黄泉路上喊冤。为“启迪”后人,立座墓碑,铭刻:“因公逝世”,“千古流芳”。真正是“无独有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如果说前者能“震撼华夏”的话,后者也一定能“蜚声海外”。

愚人常爱愚想,发生在云南泸西县这两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无不与“欲”有关,究其原因,

还是“欲”的“私心”换走了一颗真挚的“心”。尽管机关算尽,还是误了卿卿性命。这也正应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箴言。

谈“欲”道“欲”,谁也离不开“欲”。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欲”,如何净化“欲”。古人有“为治之本”,“在于节欲”的训规,现今也有为救国育民七个月禁食肉的节欲典范。最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针对“食欲”抬头,明文禁令,我想这不是一般的号召,定是关系千秋大业的事情。我不赞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竭泽而渔。假若人人都看破红尘,人类社会都不存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岂不成了空话?我只主张张象雷、焦裕禄那样,为让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为便子孙万代美满幸福,“欲”攀高峰,“欲”献其身。

诚然,江山“欲”改不易,江山“欲”建更难,我们还是知难而进。成四化之大业,则当防乌七八糟的“欲”,“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林少穆的这幅堂联,或许还是我们用得上的明鉴。

工厂门口是个小世界。文革后,社会讲究精神文明。工厂号召工人除四害、讲卫生,规定每人每月得交出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小组里活忙,人自为战费时费工,组长便抽出机灵人去打老鼠。无奈老鼠昼伏夜出,不似苍蝇在光天里传播瘟疫,白天哪里打去?机灵人在公园里转一圈也就回来了。回来了两手空空,组长骂一句“闷雄”作罢。

这当间政策越来越严厉:不交鼠尾者,一条尾巴罚五角。这便难坏了丈夫和妻子。那时大肉七角三斤,五条尾巴,不是三斤多肉?

厂门口就有了卖鼠夹鼠药的。丈夫嫌贵,不买,自己做。厂里便大开了私活风,现在想来,那还是军转民的第一批民品呢!无奈楼高,老鼠懒得朝上爬,功效甚微。

工作换了也不会这样,你就偏不!”

“你是职业病,经理说确实应当照顾,他一直考虑咋样彻底解决。”

“反映了四五年,顶啥?”妻说:“唉,有啥都不能有病,没啥都不能没钱,三百块呢!”

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咋不知道?”

“钱放在烟盒里面……”

他象五雷击顶,眼珠子似两个玻璃球,遂又象气球扎了一刀,瘫在沙发里。他抽出一根烟,在指缝间夹了几次,才艰难地点着了。他突然吼起来:“你咋不早说?!”

“怕你不同意,我才那样干的……”

他闷了一阵,抬眼看看妻,沮丧地说:“完了!那条烟送去,经理坚决不收……”

妻急切地问:“烟呢?”

“我舍不得抽,就换了三条‘公主’……”

“你……”妻脸色煞白,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他掐灭香烟,猛地从桌上拿起那三条“红公主”烟,塞进炉子里,一股浓烟顿时笼罩了整个房间……

厂门口就又有卖了鼠尾的了。一捆一捆的,灰灰的,萝卜根一样。人们见那主家象个娄阿鼠,面貌虽然换了新颜,仍丑陋不可近前,皆远远躲避。一连苦闷三日,这天丈夫回到家,见妻子面露喜色,妻子见了夫,神神道道的,也隐着机智。两人面对面,各把纸包一摊:妻包的是鼠尾,交得了差?”夫说你看吧!二天,夫捏着纸包,打开了冲文书鼻前一伸,一股粪臭,自鼻腔深入脑腔,转回头来在喉间翻腾,文书急急掩鼻闭气,喘喘道:“拿开!拿开!怎么放臭了才交来?几根?”

夫报个数,文书远远瞅瞅,又要吐,不看了,转眼上了账。发明一经扩散,骗局便不灵了。于是更多的人便作了难。后来街道办事处运来一麻袋红色苞谷豆,朝爱委会一放:“这是药耗子的,交一万元吧!”爱委会管事的直龇牙:“干嘛值这么多?”

“不交?罚三万!这没什么话好说的,公事公办。”管事的仍自言自语:“干嘛值这么多?”门口拥了老的少的一群工人,夫与妻也在内,都劝道:“干嘛不值?值!交吧!”

工厂出了大价钱。交鼠尾的事才算结了。

厂门口就又有卖了鼠尾的了。一捆一捆的,灰灰的,萝卜根一样。人们见那主家象个娄阿鼠,面貌虽然换了新颜,仍丑陋不可近前,皆远远躲避。一连苦闷三日,这天丈夫回到家,见妻子面露喜色,妻子见了夫,神神道道的,也隐着机智。两人面对面,各把纸包一摊:妻包的是鼠尾,交得了差?”夫说你看吧!二天,夫捏着纸包,打开了冲文书鼻前一伸,一股粪臭,自鼻腔深入脑腔,转回头来在喉间翻腾,文书急急掩鼻闭气,喘喘道:“拿开!拿开!怎么放臭了才交来?几根?”

夫报个数,文书远远瞅瞅,又要吐,不看了,转眼上了账。发明一经扩散,骗局便不灵了。于是更多的人便作了难。后来街道办事处运来一麻袋红色苞谷豆,朝爱委会一放:“这是药耗子的,交一万元吧!”爱委会管事的直龇牙:“干嘛值这么多?”

“不交?罚三万!这没什么话好说的,公事公办。”管事的仍自言自语:“干嘛值这么多?”门口拥了老的少的一群工人,夫与妻也在内,都劝道:“干嘛不值?值!交吧!”

工厂出了大价钱。交鼠尾的事才算结了。

汗珠雕塑出圆圆的希望,深邃雕塑出执著的追求。支柱雕塑出信念的力量,阴湿雕塑出人生的乐苦。

选择了前面的黑暗,为人间永远采掘光明,身后是蓝天,开放的太阳。

还是“欲”的“私心”换走了一颗真挚的“心”。尽管机关算尽,还是误了卿卿性命。这也正应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箴言。

谈“欲”道“欲”,谁也离不开“欲”。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欲”,如何净化“欲”。古人有“为治之本”,“在于节欲”的训规,现今也有为救国育民七个月禁食肉的节欲典范。最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针对“食欲”抬头,明文禁令,我想这不是一般的号召,定是关系千秋大业的事情。我不赞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竭泽而渔。假若人人都看破红尘,人类社会都不存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岂不成了空话?我只主张张象雷、焦裕禄那样,为让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为便子孙万代美满幸福,“欲”攀高峰,“欲”献其身。

诚然,江山“欲”改不易,江山“欲”建更难,我们还是知难而进。成四化之大业,则当防乌七八糟的“欲”,“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林少穆的这幅堂联,或许还是我们用得上的明鉴。

还是“欲”的“私心”换走了一颗真挚的“心”。尽管机关算尽,还是误了卿卿性命。这也正应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箴言。

谈“欲”道“欲”,谁也离不开“欲”。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欲”,如何净化“欲”。古人有“为治之本”,“在于节欲”的训规,现今也有为救国育民七个月禁食肉的节欲典范。最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针对“食欲”抬头,明文禁令,我想这不是一般的号召,定是关系千秋大业的事情。我不赞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竭泽而渔。假若人人都看破红尘,人类社会都不存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岂不成了空话?我只主张张象雷、焦裕禄那样,为让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为便子孙万代美满幸福,“欲”攀高峰,“欲”献其身。

诚然,江山“欲”改不易,江山“欲”建更难,我们还是知难而进。成四化之大业,则当防乌七八糟的“欲”,“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林少穆的这幅堂联,或许还是我们用得上的明鉴。

“欲”字管窥

薛海春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春天的思念

魏薇

当河堤上的柳条,舒展婀娜腰肢,抖落冬季的疲惫,兴高采烈地向小溪里寻找自己的影子,我愿我的思念是一场绵绵的春雨,带给你故乡的一片新绿。炎热的夏季,你的窗前可有一棵织满浓荫的菩提树,留给一片清凉?

当窗前的桃树,把雪夜的寒梦裹成小小的蓓蕾,眯缝着眼睛,窥视融融的春光,我愿我的思念是一阵柔和的风,吹给你粉红色的馨香。秋日的黄昏,你的门前可有一段红豆铺成的小路,无限延伸?

华山苍龙岭

姜国宪

浮云飘忽漫群峰, 叠嶂层峦半掩容。
独向云台深处望, 微风细浪卧苍龙。

他嘴里哼着小曲,靠在沙发里,燃起一根香烟,烟缕如云一般飘起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妻一眼瞅见放在桌上的三条“公主”烟,不由得问:“烟鬼,咋换马咧?”

“你的香皂都升级,非福乐不可,我的‘雁塔’就不能升一级?”他举起“红公主”晃悠,一脸的得意:“咱把‘公主’也品尝品尝。告诉你,事办成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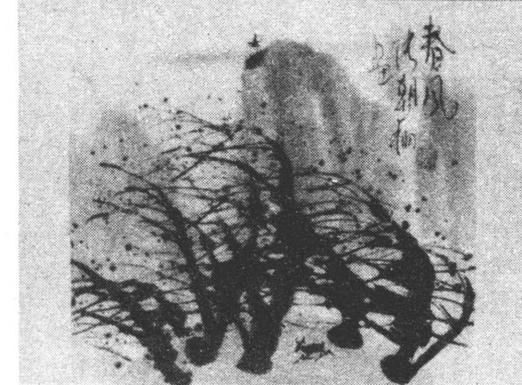
妻一惊,疑惑地问:“真的?”

“经理满口答应了!”

妻手捂着胸部猛咳了一阵,说:“我这肺难受了四五年,早点送礼,



(小说) 杨兴昌



春风(国画)

张朝翔

鼠尾

(小说) 杨牧之

夫包的亦是鼠尾。

夫察看,问妻:“真的。哪来的?”

妻说厂门口买的,算了一笔账,买一条才两角,不交一条罚五角,省三毛钱哩!

夫说你看看我的!妻察之,夫之鼠尾细而油光,呈锥状,尾根部皆不平齐,以指捻之,出了油水,觉悟道:“呀!这是棉纱捻就,机油涂成的吗?这怎么

采煤工

肖绪康

告别了妻儿父母。
告别了青的山,绿的树。
潜入埋藏阳光与火的地域。
蜿蜒于茫茫地心,
追索历史囚禁的生命,
一寸一寸掘取。

汗珠雕塑出圆圆的希望,
深邃雕塑出执著的追求。
支柱雕塑出信念的力量,
阴湿雕塑出人生的乐苦。

选择了前面的黑暗,
为人间永远采掘光明,
身后是蓝天,开放的太阳。

三月雪
王淑娟
含着冬的余韵,
怀着温馨的期盼,
飘向人间,
铺满田野。
轻轻地,
唯恐惊醒人们的春梦。
缓缓地,
撒一片晶莹和纯洁。
春姑娘的亲吻,
那飘逸和纯真,
顿时化作清新的水,
辨不清是雨还是雪,
雨是雪的魂魄,
雪是雨的凝结。
雨融着雪,
描绘着这个交替的季节。

新书架



一本由水泥工人写的反映水泥工人的诗歌散文集——《五彩石》,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汇集了耀县水泥厂职工30多年的创作成果,其中的诗文大都在地市以上报刊发表过,具有耀县水泥厂文学创作群体的代表性。

(苏盛柱)